

清代  
叢刊  
庸  
盦  
筆記

薛福成著

卷之四 雜著

一

薛福成著

庸

盦

筆記

記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凡例

一是書於平生見聞隨筆記載自乙丑至辛卯先後閱二十七年所記漸多始自刪存其有精蘊及有關係者復各以類相從不能盡依先後為次諸篇於近世鉅公名人或稱其諡或稱其字與官蓋所述之人生死不同而所稱之官又有前後不同者則以纂述非一時故也若必追改為一律轉失覈實之意所以各仍其舊

一昌黎韓子有云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茲編亦頗存此意雖不過隨時涉筆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未嘗不兢兢焉其次亦有裨經世之學惟所書善惡務得其實善者則盡力表章不嫌溢美惡者則慎之又慎必為世所共棄者而後加貶絕焉以附善善從長惡惡從短之義

一是書所記務求身身獨造不拾前人牙慧固有當時得之耳聞而其後復見於他書者則隨手刪去亦有一二偶未見及致未盡刪者然各記所聞其用筆亦稍不同矣

一筆記與文編相為表裏凡關係大局之事與其人最可師法堪備史料者既有一二十篇刊在庸盒文編矣筆記中即不復贅

一史料一類涉筆謹嚴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參私見即軼聞述異兩類無不攷訂確實惟

幽怪一類雖據所聞所見究覺悒悒難憑以其事本無從覈實也蓋神怪雖為聖人所不語然孔子又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體物而不可遺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謂微而顯也故并錄之

一筆記據平日見聞隨意抒寫亦間有閱新聞紙取其新奇可喜而又近情覈實者錄之以資談助今於新聞紙得軼聞二條述異四條幽怪二條為刪其蕪冗存其簡要各附於本類之後

庸盒筆記目錄

卷之一

史料

裕靖節公殉難

蒲城王文恪公尸諫

劫數前定

訥相臨洛關之敗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溫壯勇公守六合

張忠武公逸事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肅順推服楚賢

巡撫折藩司之敵

庚申杭城之陷

蓋臣憂國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卷之二

史料

慈安皇太后聖德

嘉順皇后賢節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

賊犯歲星致敗

威毅伯攻克金陵

李秀成被擒

張洛行被擒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星變奇驗

多忠勇公薨於盤屋

曾左二相封侯

駱文忠公遺愛

勞文毅公善居危城

鄧子久中丞被害

潘忠毅公遇害

任柱翰文光伏誅

總兵陳國瑞驕暴取戾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樞廷忌滿六人

彭尚書迴翔文武兩途

談相

卷之三

軼聞

四千五百餘年元鶴

鬼神默護吉壤

桂林劉仙巖

殺字碑

學使舊宅

入相奇緣



查鈔和坤住宅花園清單

學政總裁先後甄拔得人

某制軍為乞丐

東方三大

四子書集註宜熟讀

窮達有命

學使以快短明衡文

河工奢侈之風

縣令意外超遷之喜

名醫治中消病

猛藥不可輕嘗

祿命同而不同

讞獄引律同而不同

六指人冤獄

戊午科場之案

良吏平反冤獄

墨吏設誓受譴

早慧不壽

太監安得海伏法

曾文正公輓聯

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

聖武記敘川楚教匪謀篇尚未盡善

盾鼻隨聞錄當燬

庸閒齋筆記褒貶未允

微員食祿有定數

死生有命

戒鴉片煙良法

右旋白螺

孤竹古松

古塚現實

卷之四

述異

曾文正公始生

左侯相之夢

漢惠帝後裔在爪華島

徐庶成真

郭汾陽王墓被掘

桃花夫人示夢

馬端敏公被刺

張汶祥之獄

知府被刺

知縣被戕

水神顯靈

賈莊工次河神靈蹟

武員唐突河神

河上旋風

忠靈破賊

已死七日復生

獄囚囚官

開刀殺人

草毒一日殺百四十餘人

愚民含忿輕生

枕工謀財酷報

娶妾得泥佛

雷震總兵

雷殛惡人

雷救人命

劇盜婉言辭雷擊

雷疑

雷殛學徒

雷殛水缸

一日中雷殛三人一死二活

甯遠府城地震

長沙火藥局災

火藥之災

龍陣風之災

乙丑八月初年殿災

太平火藥局災

福星輪船沈沒

輪船失火

中冷泉真蹟

徐州府署中蘇姑墓

湄洲大魚獻燈油

蛟龍利害懸殊

白龍朝山

發蛟

巨蛇出遊

物性通靈

物性相制

雷擊巨蠍

生吞壁虎

蛇跌鼈

永平古蹟

卷之五

幽怪

魁星為學徒換心

亡兵享關帝廟血食

寶應感烈婦祠

殉難知縣顯靈

浩劫前定

故相索命

大臣某公轉生為光州牧女

鬼罵陳尚書

玩視民瘼酷報

山東某生夢遊地獄

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天宮

漢宮老婢

北齊守宮老狐

北齊李后為地仙

後唐韓淑妃為真仙

神護漢陵

狐仙談歷代麗人

牛太守前生為戰馬

卷之六

幽怪

明相沈文恭公故宅

嫁女爭花轎釀人命

立誓減壽遊庠

麻姑締姻

扶乩問題

扶乩奇驗

城隍神世故

生作城隍三日

死生前定

蓬萊仙跡

縊鬼為祟

淑靈呵護家人

水鬼白晝拉人

水鬼假冒舢板船

鬼笑可畏

新鬼回家

庸醫殺人有定數

村童夜陪鬼飲

狎遊客遇無常鬼

楊孝廉遇煞神

離婚酷報

鬼魅現形

鬼負壞牆

旅鬼索路憑歸費

鎮江府學署中鬼聲

荒徼人鬼雜處

鬼買糕哺子

鬼欺衰老

東平州牧相尸過鬼

冤鬼鳴冤

廳署猫精

甯紹台道署內狐蛇

蛇死為祟

巨蚌成精

樹靈報仇

孝子獲福

李遊戎遇魅

蘇州瑞光塔蟒蛇

舊板崇人

庸金筆記卷之一

史料

無錫薛福成叔耘

裕靖節公殉難

道光年間靖節公裕謙由知府薦擢封圻英銳任事亦頗講求吏治自禁鴉片煙之事起英吉利陷定海踞之於是林文忠公以兩廣總督被劾落職而大學士文勤公琦善往代其任琦相力主和議許以香港割畀英人以易定海是時裕公已署兩江總督每論時務慷慨激發堅持清議疏糾琦相之咎而推服林公甚至廟謨亦已中變褫琦相職逮下刑部獄命將分道出師絡繹赴浙粵諸省而裕公以欽差大臣馳抵鎮海視師提督余步雲為之副當是時英人因與琦相議和已讓定海而盡調兵船南駛朝廷遣總兵葛壯節公雲飛王剛節公錫朋鄭忠節公國鴻率師駐守裕公所攜制兵四千皆由各省分調崎零湊集號令不齊且承平日久未經訓練實不耐戰余步雲尤恒怯巧滑善結奧援屢冒軍功加太子少保營外掘濠如淺溝一孺子能踰之遠近皆知其不足恃也裕公駐鎮海城內步雲駐招寶山一日裕公望見招寶山上有白旗頗心疑之乃勸步雲以竭誠報國且與之盟步雲偽備足疾勉強莅盟有一英人名噶哩以舢板船擱淺為浙民所擒送至大營裕公命生剝其皮并抽其

筋以為馬韁呼號三日而後死。其聲慘厲異常。英人聞之怒曰：中國自命為守禮義之國。而酷虐不仁如此乎。會廣東亦旋和旋戰。久無成議。英遂馳兵船復攻定海。陷之。三總兵同日戰死。英兵進攻鎮海。用舢板船蟻附登岸。而余步雲守招寶山之師先潰。諸營繼之。裕公自投泮池。水淺不得死。一武弁負之以趨。僱得小舟。僅與幕友陳若木、吳如渤二人。退至甯波。甯波吏民皆已倉皇驚擾。莫之省者。裕公自登舟。即吞金堅卧不語。陳、吳二幕友亦惟恐裕公之急切不能遽死。次日黎明。舟過慈谿縣城。幕友往艙中撫之。已冰。皆喜曰：公薨矣。遂往告縣令殯殮之。余步雲始奏稱退守甯波。而英人陷甯波。步雲奏稱退守上虞。且言裕謙大營先潰。以致各營相繼奔逃。復奏言聞裕謙率其幕友家丁。舟過慈谿。不知所往。於是宣宗皇帝諭旨。數恨用人之難。謂柔懦無能者既債事。而剛果有為者復鮮效也。陳若木者。以字行。宜興人。習刑名。痛裕公之為步雲所賣也。乃代裕公夫人草訴寃之辭。遣裕公舊僕赴都察院呈遞。而步雲始奉旨逮問。然步雲供辭狡展。又素通聲氣。朝貴多隱為之地者。獄久不定。將貸以不死矣。刑部尚書李莊肅公振祐堅執不允。加以刑訊。步雲畏李公之威。一一吐實。不敢復有所隱。讞既上。得旨。步雲正法。而裕公亦獲優卹。建祠予諡。飾終之典禮焉。若木由是名聞江南。凡兩江總督到任。必卑辭厚幣。敦請入幕。為上賓者數十年。



蒲城王文恪公尸諫

道光中林文忠公則徐以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禁鴉片煙與英吉利兵船相持海上宣廟倚任甚至既而中變命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馳往查辦嚴劾林公革職遣戍新疆盡撤守備與英吉利講和於是輿論譁然皆罵琦善之誤國及宰相穆彰阿之妨賢而惜林公之不用也其後河決祥符上命大學士蒲城王文恪公鼎臨塞決口亦命林公赴工效力蒲城一見林公傾誠結納且言還朝必力薦之及大工合龍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還朝力薦林公之賢上不聽是時蒲城與穆相同為軍機大臣每相見輒厲聲諾罵穆相笑而避之或兩人同時召見復於上前盛氣詰責之斥為秦檜嚴嵩穆相默然不與辯上笑視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監扶之出明日復廷諍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牽裾終不獲伸其說歸而欲仿史魚尸諫之義其夕自縊薨是時新城陳孚恩為軍機京章性機警最為穆相所寵任方早朝軍機大臣惟蒲城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駕而出急詣蒲城之宅其家方搶攘無措尸猶未解下蓋凡大臣自縊例必奏聞驗視然後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檢衣帶中得其遺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薦林公也孚恩謂公子編修某曰上方怒甚不願再聞此言若奏之則尊公卹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終身廢棄子而猶欲任於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為